



74
6270
15

11



74
6270
15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去五味均平藏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本傳逸
作怵

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為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為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無然疾
二字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沉其
餘哉四
字恐衍
文

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
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
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
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為輔佐
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
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
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
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為豎子所議笑其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愆。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候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

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囷囷實，一穀不登，則飢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柿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輻梓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慕，耻

法疑汰

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
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
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
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
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
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
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
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
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
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
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
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
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
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堙川者
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
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
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寇弊冠

艾咸以官爲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

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象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焯醢中令脆易治孔又褊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爽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

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守守逐之，各競撻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

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助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紕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

雖屢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
脫先字
或云帝
當作當

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

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
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
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
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
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
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
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
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
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
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
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
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
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
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
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
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
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

贍五百斯非優待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葛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姦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調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

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輕爲奸

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哀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

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

尊疑違

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

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劓，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為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

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胷心之逸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姦、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

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惟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大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弟也妻之於我愛

用慈行

超疑趁

且媒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欬唾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

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諭，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

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為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俯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世下有脫文

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為之儉，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

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

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闔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郊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虞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

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姦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當作之

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剴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卽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

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

猶上恐
脫聖人
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

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
 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為疾痛在
 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
 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忘初故仁也以計御
 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
 亦足以為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
 為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
 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忌恐當
作忘

友恐當
作久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
 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孜
 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
 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
 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
 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
 易不革其心孜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
 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
 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

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

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

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著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為本天道為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誠忠心於

今
令當作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為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

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恒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安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安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安行則善不勸矣不安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安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
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
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本書憂
作交

求作進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
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
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
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
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
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
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
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
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
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

咨度作
讒嫉

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督作替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勸功四曰衰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真上恐
脫則字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二一曰心順二曰職順
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
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
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
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
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
心民憂傷國

舊無乎
字補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
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
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退利進之路則民俗
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
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
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
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精舊作
情改之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
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

下有字
上有朝
字

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
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
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
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
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
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君子有二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德作
夏商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
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
君子惟鑒之務焉

義作公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
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
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
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
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靜孽孽

主作政

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一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

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導下有非字先作引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三曰尸。尸，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繼。

進諫作止之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眾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眾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眾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

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已矣作
不迨也
三字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

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位作德
受作愛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

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

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

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

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為而夕求其

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

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

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

永為人役也。

人之為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墮下有於字 撫其心作謂子張 及作反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

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

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

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

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

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

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

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

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知作攻

未有舊
作未良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
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
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
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
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
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
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
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
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改之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心亦
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
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
不過闕棊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
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
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
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
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

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旣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

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慎作植

乎疑之誤

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廩則水縱、友邪則己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辨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

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

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勤作動思作志

皆以作以人皆三字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未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已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

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不其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鱒蘧伯玉而獻

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內實奸邪外慕古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鉄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君子則
舊作君
子情改
之

日雖作雖曰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為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類作僻

其親作

親戚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填篳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苟羸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蝓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滌滌肴饌如糞土眾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怨喪作死萃

賴下有焉字

我也如是其旨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

不勸不懼上共
有民字

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微，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禮記所以二字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

在下立文下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

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潛當作僭

昔之聖王制為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日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誠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

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絀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旣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

稱其類己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
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
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
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
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
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
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
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
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魏志注

所引典

論歎下

有心字

忌恐當

作忘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
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
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
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
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
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
加此琦豈忌晨鳧北大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
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

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有討琮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劄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琮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菹夷滅爲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試恐當作詆

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傲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免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旣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誠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間疑聞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滄江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滄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

嬪疑媚

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為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衆稅不安則梁棟為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為之並廢善為屋者知梁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

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

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哀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

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為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

佐能獨治也

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

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良醫急於速療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亡失之不便亡也

必須至亡也百三字恐當連正文逆疑併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為之制使不為此官不得服此服

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卑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慎愛

忘疑忌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已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已成敗於所闇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弄疑弄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俛會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質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

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
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
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
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
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
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
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
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積賞名而實窮
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
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
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
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
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
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
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

成恐戒
或威

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為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美疑業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搗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為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

阿下恐
有脫文

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
塞於側為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為天下
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
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
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
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
下易所是一君為臣而萬臣為君也以一臣而
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為人所
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

有下不
字恐衍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為己用也昔舜恭
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臯陶稷契之數而貴
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為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
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
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眾之上也燈燭至微至
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
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

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足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為泰故君稱元首臣為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

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猾之民不事家事煩
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
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
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為功遂使無罪
并門滅族父子孩老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
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
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看疑竟

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猾之民也而詐忠
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次相叙明主之法
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
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
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
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
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

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

脩疑循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秦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

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名則二字似衍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兼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為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

於澤者天以爲負員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耻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跼蹐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

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
涸汚之人移薄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
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
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
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眾而賢才寡是
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
父不能皆得騏驎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蹠齧必
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
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真偽考察變態在於幽

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
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
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
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
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
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
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
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
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

恩上恐
有脫字
二姦字
疑一有
誤

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
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
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
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
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駸而辭訥外
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
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
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
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士疑當
作上或
主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
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
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
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
供職奉命勅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
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
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

為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為可然賢聖相遭
 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
 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為虧況義
 能無所為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
 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
 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
 民宣化成德使君為一代之聖明己為一世之
 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
 豈為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

危字上
 下疑有
 脫文

以上疑
 脫是字

躋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
 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為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
 然為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
 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
 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
 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
 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為羣察之表式作萬官

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
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
釋忠計詭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
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卽時伏劔賜死
淺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
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
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
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
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

事下疑
脫則字

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
其卑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
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
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
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
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
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
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
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

若為苟
若疑有
誤字

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
愛主媚不求與竈而已若為苟若此患為外人
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
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
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
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
平爰盜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
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為外
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典恐當
作與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
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
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
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為左右所輕重貴臣所
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
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
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
斯又外臣所以為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
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

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未之有也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

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

羣術也
以恐有
脫文誤
字

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
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
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
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
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
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
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
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佛

純當作
絕

莊王誤
作共王
其豔當
作艷其

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嶰巖之山，抵
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
是疎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
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於是
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
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
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
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
恭王終謚為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

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
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
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
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
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
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
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
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
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

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
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
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
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
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
用賞罰未施消奸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
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
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
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七
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甯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辦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字似
衍

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俛望上官

其整頓
當作整
頓其

無字恐

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
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
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中之士言其能也
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
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
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
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
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
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
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
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
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
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生疑言

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傅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

干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

面恐而
字誤

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
 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
 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
 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
 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為人君之務
 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
 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
 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
 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

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
 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
 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
 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
 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
 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
 帷幄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
 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
 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

見之禍
恐有誤
字

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
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勲德思詠政惠此蓋

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

考之導實有勲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

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

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

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耻

庶幾疑
有誤字

也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

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

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為臣無忠誠

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

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

貨刊石紀功稱述勲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遠

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

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誅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

賤疑姓

篇疑篇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倣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効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無法辨識。

